

百家出版社
BAIJIA CHUBANSHE

毛炳甫

算命纪事



杜鹃啼血作华章

(代序)

阿章

在上海作家中，毛炳甫以创作“多面手”和热心为大众服务而闻名。他既作诗又编剧，还采写报告文学。近年来，他更是刻意求新，创作了系列中篇小说，令诗友们刮目相看。

如今，他的系列中篇小说集《算命纪事》即将出版。他多次嘱我写序，使我诚惶诚恐，汗出如浆。我是凡夫俗子，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老裁缝”——文学老编辑。他为何不去恭请名流显贵写序，偏要厚爱我这个扫城门的老卒呢？我有自知之明，再三推辞。而他却认为我是他在文学上的“牵瞎子”——“引路人”之一。他非常重视和珍惜解放初期、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的那段历程和友谊。对他的盛情嘱托，我理解为：他是让我代表当年几位从事文学创作辅导工作的编辑们说几句话。

他这种“有了成就，不忘故旧”的真情，令人心暖，也使人慨叹！当年，与他先后“出道”的一辈中，有人穿上一套又一套新嫁衣，便渐渐“淡忘”了“老裁缝”。而毛炳甫却不然，他从不以“天生是只白天鹅”自诩。他尊重历史，承认自己当年不过是只“丑小鸭”。因而他不仅不怕“老裁缝”们回顾他当年蹒跚学步的憨态，还居然将他在50年代初期的习作等交给我，供我写序参考。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翻阅着这些度尽劫波仍保存完好的材料，不禁感慨万分！尽管它们已泛黄发脆，但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忠实地记录了这位上海作家的成长过程。我惊喜地发现其中有他的长诗《千言万语对党谈》，事隔多年，我仅依稀记得我是这首长诗的第一个读者兼编者。多谢他为我娓娓道来；他这首诗原题为《迎接七一党生日》，

是为庆祝党的诞辰而写。他还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经我改定发表的。由于诗中满怀激情，充分抒发了上海工人阶级解放翻身的喜悦与幸福，语言也形象、生动、感人，富有上海色彩和工人特色，因而发表后受到上海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以这首诗为题的诗集一版再版三版，发行6万册之多！在这些材料中，还有一篇拙文，是评论他创作的小说《大炮的心》。事隔四十年之久，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难为他还珍藏着，可见他对“牵瞎子”者的珍重。也由此可知他为人淳厚，笃重情谊。

我与毛炳甫的相识始于文字，堪称标准的“文字之交”。1949年，我随军渡江南下，在上海一家工人报刊担任文艺副刊的编辑。有一次，我从来稿中发现一首快板诗，诗中有同音的异义字，有留着空格待“填充”的字。显然，投稿者的文化不高。但耐心地读懂之后，发现这首快板诗的语言形象、生动，明快上口，颇具上海工人气息。读完全诗再回过头看作者姓名地址，才知道作者是吴淞国棉八厂的工人毛炳甫。约期见面交谈后，进一步知道：解放前他是个可怜的穷孤儿，为谋生度日，小小年纪便做童工，牵过算命瞎子，做过戏班子里的替身演员，当过菜馆里的小堂倌，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解放前，他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穷孩子，他连糊口也困难，更谈不上读书识字了。解放后，他进了国营厂做工，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翻身感是非常强烈的。在厂里，他学习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经过短短一个月的脱产扫盲，他识了一千四百个方块字后，满怀政治上、文化上解放翻身的喜悦，尝试用新识得的方块字来讴歌新世界，借以表达心中的热爱与欢乐。这便是他提笔写诗的动机。他成功了！《千言万语对党谈》一首诗便是他步入文坛的良好开篇。

毛炳甫成长为作家的经历，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高玉宝。尽管前者是工人，来自城市；后者是农民，来自农村。但彼此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便是他们都是在社会涌现出来的工农作家。但毛炳甫的创作路子比较宽，他既写诗歌（《千言万语对党谈》

等)，又写戏剧（《秋雨前后》等），更写小说。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有一种“第二次翻身解放”的喜悦。他将这种感情诉诸笔端，创作了不少微型小说，其中宣扬爱国主义、构思精巧的佳作《剥皮香蕉》被列入《中学生阅读》的范文，并改编拍摄成电视剧。

毛炳甫的创作路子比较宽，还表现在他的作品取材较宽，这也是由他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积累所决定的。同时代的上海作家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旧社会受煎熬，遭折磨；也几乎没有一位上海作家像他那样在新社会学速成识字，当公方厂长，担任大企业报纸的副总编。生活的扎实，决定了他的作品扎实。当然，在旧社会那段童工生活，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是极其痛苦和不幸的。但对于作家毛炳甫来说，这既是他生活上的不幸，又是他创作上的“有幸”。已成为作家的毛炳甫，可以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去回忆、咀嚼、思考、认识和理解那一段被侮辱、被损害的痛苦生活；可以运用作家的形象思维和独具的慧眼，从各个角度去审视、构思、描绘这段亲身经历的、唯有他才拥有的独特的生活。这便是他的“有幸”之处。

作家的毛炳甫将昔日生活中的毛炳甫置于作家的犀利目光和笔尖之下！他是在告别那段苦难生活约四十年之后再反刍、思考、再认识，然后呕心沥血，创作成这本系列自传体的小说集。试想，一位六十岁的老作家，经过四十年之后，重新开启尘封已久的记忆之库，追怀往事，尤其是追怀屈辱的童年往事，其精神上的痛苦是可以想见的。此时作家笔尖流泻的不仅仅是洋洋洒洒十余万言的小说，我以为他更似啼血的杜鹃，一字一泪，声声泣血，这是一部血泪凝成的、在上海文坛上独具风格的小说！由于“时差”——四十年，也由于“位差”——从“小瘪三”到大企业报纸的副总编。这两“差”在作家的头脑里不免要起作用，因而小说中不仅仅是字字血、声声泪，更有今天作家的老成冷静、幽默风趣，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发掘。于是这部小说通过作家今天的视

觉，一变而成泪中有笑，苦中有乐，谈谐百出，妙趣横生，读后引人掩卷无限遐想！

著名女作家茹志鹃读了《算命纪事》一文(原名《算命瞎子的内幕》，刊于1986年第一期的《连载小说》)后，不止一次予以肯定和赞赏；但同时也说过：“可惜了好素材！”这句话出自创作经验丰富的著名作家之口，可知作者确是“大材小用”了。我理解为，这位著名作家对作者寄予厚望，期待着他充分运用这一生活素材，把它创作成既有厚度更有深度的大部头作品。对此我也有同感。

从作家的角度看“大材小用”固然“可惜”，但如从读者的角度考虑，读者宁肯看作家“大材小用”的作品，而不一定喜欢“小材大用”的、“硬撑”的作品。“浓得化不开”的蔗糖汁，会凝结成一块糖；同样，一块糖也可化成一大碗稍有甜味的糖水，这两者如果让人们选择，大概都愿意选择前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想，读者大概也乐于欣赏毛炳甫这部“浓得化不开”的作品的。

谨以此文代序。

1991.7.17 于上海

算命纪事

瞎“爷叔”静坐抗捐

一九四六年阴历五月初三，这是一个细雨时断时续，太阳躲躲闪闪的黄梅天。

这天清晨，在十里洋场的中心地带——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梅白克路（今黄河路）口，乱哄哄的人们闹成一团，只见一群群男男女女算命卜卦的瞎子，由人搀着，怒气冲冲地从大街小巷涌到新成区巡捕房门口。那宁帮瞎子背着三弦，扬帮瞎子举着铁板，微帮瞎子拎着铜铃，有的瞎子还捧着鲤鱼嘴的紫砂茶壶和雕花的白铜水烟筒，一个个席地而坐。他们也不顾地上潮湿，真是瞎子瞎坐，从捕房门口一直坐到十字路口。虽说是瞎坐，倒也坐得纵横有序，中间连个空档都没有，仿佛事先排练过一样。转眼间爱文义路上交通秩序大乱，行人被阻、车辆绕道。东到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西至卡德路（今石门一路）的交通全都处于瘫痪状态。

上海人有个怪癖，最喜欢看热闹，只要有一个人路边昂起头朝天看上十分钟（可能还不需十分钟）在他背后也会有三个、五个、十个、八个昂头朝天看，不一会可多达近百人。究竟看什么呢？谁也不知道。当第一昂头者早已回家，其余昂头者还在观测天象呢。这就是上海滩上的“土产”——“翘大”也。

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这对上海人来说已不鲜见，抗税啊，抗捐啊，自抗战胜利以来常常发生。今天全上海的瞎子都到捕房门前静坐示威，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吸引着成千上万过路者，就连捕房斜对面长沙路上报本寺里的和尚，还有

酱园弄内紫竹庵的尼姑也兴致勃勃地挤进了看热闹的行列。

上午十点左右，新成捕房如临大敌，派出了大批警察外加包打听、红头阿三、三道头（袖口绣有三道黄边的警官）。警察们吹响警笛，挥动警棍，驱赶瞎子。可坐在地上的瞎子，个个稳如泰山，阵阵警笛只当耳边风，任你警棍乱舞，瞎子看不见等于零，一点也不恐惧。瞎子们捧起紫砂茶壶笃悠悠慢慢呼。当时有个家住新闸路鸿祥里五号姓李的警察说，对付这班瞎爷叔真伤脑筋，抓他们进去坐班房吧，还得派人去服侍；不抓吧，却瞎闹个没完，这真比捉拿江洋大盗还难。

新成捕房连几个瞎子也对付不了，这成何体统！据说市社会局、警察局频频来电指责捕房头头无能。于是急得不知所措的警察头子下令出动囚车，把静坐示威中的为首分子抓起来再说。瞎子们闻讯后也不甘示弱，叮叮咚咚弹起了三弦，乒乒乓乓敲响了铁板，咣咣咣咣击响了铜铃。各种声音汇合一起，仿佛瞎子们在演奏“都市交响乐”。反动政府的警察看得又好气又好笑。打吧，终究是瞎子；不打吧，他们便瞎闹。但上司命令抓人，只得奉命闯进瞎子中间，一边吆喝，一边恫吓，希望瞎子散开算了，倒并不想把为首的抓起来。瞎子们循声辨音把手中的茶壶、铁板、三弦向警察掷去。上海人的“门槛精”（老练精明的意思），见到警察和瞎子抱成一团扭打起来，便纷纷逃散，和尚进了寺，尼姑奔回庵。只有少数同情瞎子的勇敢者，仍站在路上，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瞎子究竟为什么要到新成捕房静坐示威呢！事情还得从这年阴历四月初八说起。这天在上海各捕房门口都贴出署名为“上海警察局、上海税政总监征收迷信税”的布告。布告中说：凡是经营算命、卜卦和香烛冥器（俗称巧玲珑）者，从本月起都要交纳迷信税，逾期拒交者，依法按抗税论处。当时，我是个十来岁的孤儿，在新闸路鸿庆里四号申江文元命相馆里搀瞎子。我识得几个大字，看到这张布告后立即告诉了主人洪文元，洪瞎子一听拍案而起，

要我搀着他去捕房评理，刚要搀他跨出门槛，被他娘一把拉住。他娘颇懂世故，对儿子说，上海靠算命过日子的瞎子成千上万，单靠你一人去评理有屁用！亮眼人也斗不过官府，何况是你们几个瞎子，只有各帮瞎子齐起心来，也像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那样到捕房去请愿示威，也许这些乌龟王八会卖几分账。

洪文元，江苏建湖人，这年二十八岁。他十岁丧父，十五岁时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他娘卖掉了老家祖传的三间平房，给儿子治好了病。病虽治好，不幸留下双目失明的后遗症。洪文元眼睛心不瞎，十分乖巧聪敏。一天他在门口听到瞎子敲铁板的声音，便请那瞎子为自己算命，那瞎子听了时辰八字后，算出洪文元命运中灾难深重，大灾一命呜呼，小灾双目失明，洪一听这瞎子如此神机妙算，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想如果学会这门本事，也可浪迹江湖，招财进宝。想到这里，扑通一声跪拜在地，求那瞎子收他为徒。那瞎子开始架子十足，不肯收徒，他娘为了让儿子今后有口饭吃，便立即忍痛摘下一对金耳环送给那瞎子。瞎子接过金耳环，在掌心掂了掂，又左摸右摸，心里在捉摸这是真金还是假货？为了探个虚实，故意把耳环朝桌上一贯说：“小小铜圈诓骗老夫，实是可恶！”洪文元娘一听忙陪着笑脸说：“先生息怒，这耳环倒是十足的赤金，还是从百乐门舞厅旁边的方九霞银楼里打来的呢！您老就收下这对耳环和我的儿子吧。”瞎子摸清了底细，装作郑重思索的神态，混浊的白眼球翻上翻下，迟迟不开口说话。心里却在盘算，这耳环既是货真价实的金子，不知有多重？这时洪文元苦苦地哀求起来：“先生是命相行家，功德无量，日后小徒定把师傅当作亲父一样对待，您老就收我为徒吧！”

他娘在一旁也帮腔说：“文元天性忠厚，跟先生学艺是诚心诚意的。”

母子俩一番动情之话，却也打动那瞎子之心。终于答应收洪文元为徒。

这瞎子姓陈名吉，是南京夫子庙赫赫有名的维扬帮命相家童

敬文的开山门徒弟。洪文元离家跟陈瞎子足足学了一年“五星命理”、“三元合婚”、“文王神课”。满师后，便在新闸路上挂起了“申江文元命相馆”的金字招牌。明明是江苏建湖人，为何要冠以“申江”？因当时上海人轻视苏北人，他特地以“申江”二字招徕顾客。

瞎师姑花枝招展

洪瞎子经他娘这番训导，觉得句句有理，单枪匹马去瞎撞，等于鸡蛋撞在石头上，何必自讨苦吃呢！可要瞎子齐心起来，也非一件易事。正当他闭紧眼皮，坐在红木太师椅上转来转去，苦思冥想的时候，沪西小有名气的女瞎子陈招娣找上门来了。

当时，亮眼的老派人见面一般是拱手作揖，而瞎子礼节与众不同，碰头时首先要互报姓名，然后互相对摸以示亲热。陈招娣与洪文元互摸一阵后，洪连喊“客人请坐”，坐在哪里呢？由我搀她坐到洪瞎子坐的太师椅上。为什么要搀她坐在太师椅上呢？因为，陈招娣也是维扬帮，在南京求师于童子敬。她和洪文元的师傅陈吉是师兄妹，论辈份洪文元要尊称她为师姑。

算命也称跑江湖，江湖上混混的人是讲究义气的，何况陈招娣是洪的师姑，所以要以大礼相待，坐在主人的交椅上。这也是搀瞎子应该懂得的行帮规矩。

陈招娣坐定以后，拉出勾在旗袍腰钮上那方洒满夜巴黎香水的手帕，拿下架在鼻梁上吴良材眼镜店出品的太阳眼镜（凡是真正的瞎子大多都戴这类太阳眼镜），揩了揩额上沁出的汗珠，又把那方手帕系在腰钮上，然后转过脸来神秘地问：“文元，巡捕房要向我们征收迷信税，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洪瞎子大腿一拍，霍地站了起来回答，还把征收迷信税布告上的内容一五一十说给招娣听（全是从我这里“批发”去的）。语调慷慨激昂，神情愤愤不平。说完反操双手，在店堂内踱来踱去。

招娣听见洪文元走动的脚步声，也跟着站了起来，挥着手势

气愤地说：“最恼火的是把算命称作‘迷信’，让大家知道这算命是‘迷信’，今后还有谁会请我们去算命？不算命，叫我们瞎子去喝西北风？”

血气方刚的洪文元被陈招娣这么一挑拨，把捧在手上茶盅狠命地摔在地上，转身对招娣说：“蒋总司令落难时，在四马路老会乐里也叫过城隍庙的张铁口为他算过命，算出他先苦后甜。现在甜了，当大总统了，蒋光头过河拆桥，千岁(税)，万岁(税)，税到我们瞎子头上来了，跟他拼命去！”

“又来了，又来了，”洪瞎子娘拾起地上茶盅的碎片，责怪儿子动不动就火冒三丈的脾性。老太太劝来劝去还是刚才说过的几句老话：要想巡捕房取消迷信税，只有瞎子齐起心来去评理，去请愿。陈招娣听了十分赞同，说：“伯母说得对，团结一条心，黄土也会变成金。”洪文元叹了口气，接着说：“说说容易，做做难啊！”陈招娣拾起洪瞎子的话头说：“不难不难，我把住在沪西药水弄、芦薛宅、潭子湾、英华里、太平坊、忻康里、牛奶棚的扬帮同行请到顺园茶馆喝茶。你大师弟到到场，我们大家商量商量，拿出个主意来，也替巡捕房算算命，弄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我家扬帮瞎子不是豆腐做的，倘若他们硬要向我们征收迷信税，我说啊，我们就统统自投罗网，坐到提篮桥去，叫他们弄太平饭给我们吃。”

这番话，洪瞎子听了，正中下怀，翘起两个大姆指在空中挥了挥，说：“大师姑念的这本高皇经真不错，当官的不让我们吃饭，嘿！我们就准他们拉屎吗？好，就这么办，明天一定到。”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一声“倒马桶啰”惊醒了洪瞎子。洗漱完毕后，他戴上阔边金丝草帽，身穿香云纱短衫，又叫娘擦了擦大不同的皮鞋，右手捏把王星记的特大号折扇，左手搭在我的肩上，叫我搀着他去顺园茶馆。

一路上，洪文元要我看看路边和电线杆上有没有贴着征收迷信税的布告。墙上和电线杆上确实贴着许许多多红红绿绿的布

告、告示之类。我是近视眼，看不清究竟是不是征收迷信税的，只好像他算命那样，模棱两可地回答他：“有的是，有的不是。”洪瞎子听了好似火上加油，气得满脸通红，轻轻搭在我肩上的手，渐渐地收缩起来，不是搭在我肩上，而是抓在我肩上，像警察抓小偷那样。我不得不拍了拍他的手，示意他松开，他笑着连连点头。

算命先生聚会茶馆

顺园茶馆坐落在沪西极斯非而路(今万航渡路)康定路口的拐角处。它是一家从光绪十年就开业的老茶馆，门面很有气派，楼梯全铺上雕花瓷砖，屋檐下各有给茶客挂鸟笼的铜钩，在阳光映照下闪闪发光，楼上楼下共有一百零八只(意为一百零八将会师的地方)香红木的八仙桌，是沪西一带三教九流的活动中心。老板是江苏靖江外城人，大名叫王顺龙，绰号人称“小老鬼”(鬼沪语音为居)意思是年纪虽小，经商十分老练。

我把洪瞎子搀上楼，只见临街的八张八仙桌边已坐满了八八六十六个瞎子，一个个昂起头在环听四周，这里仿佛是瞎子的世界。陈招娣坐在居中，这个女瞎子，已是三十出头，今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你看她横爱司发髻上插着五朵香气扑鼻的、雪雪白的栀子花，身穿一件淡蓝色的泡泡纱旗袍，腰钮上挂着的那块手绢在风中飘啊飘的。可惜美中不足，她手中那把蒲扇太不配衬，倘是换把檀香扇那就更风流潇洒了。

我说：“各位请了，这是我先生申江洪文元。”这是行帮规矩，凡是有领路的明眼人(行话称“纤子”)必由领路人替瞎子介绍。

在座的瞎子闻声齐刷刷地都站了起来，异口同声说：“久仰大名，久仰大名。”有的拱拳，有的点头，有的拍手，也有的在忙乱中翻了茶摔了杯的。洪文元是陈招娣请来的，她格外起劲，摸着瞎子的背脊走到洪瞎子面前，把他拉到自己的座位上，又叫堂倌送上一壶上等祁红。

众位瞎子为何对洪文元肃然起敬呢？原来在维扬帮瞎子中还有高低档之分。开命相馆的算高档，走街串巷的列为低档。在座多数属低档的，所以对洪瞎子十分尊重。当瞎子们重新坐下后，洪瞎子站了起来，他以一口浓重的江苏建湖口音，滔滔不绝地对同行们发表演说：

“今天小弟有幸在这块同大家碰碰头，在家乡我们是同喝一江水，在这块又同喝一壶茶，真是机会难得，机会难得。”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到这来就是要和同乡、同行朋友相商相商。我们和巡捕房是敲锣卖糖、各干一行，从来是河水不犯井水，想不到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蒋总司令下山了，太平的日子才没有过几天，巡捕房不去抓强盗，不去抓小偷，倒来抓我们瞎子，要在我们头上开刀，征收什么迷信税。算一个命能捞到几个屁钱，这税那税，税上加税，大家都有老有小的，叫我们怎么过日子。这班东西真是良心给狗吃掉了。”

“明眼是人，瞎眼也是人，为什么耍人吃人？我们瞎子看不见红黄蓝白，看不见天地之大，看不见兄弟姐妹，看不见亲生父母，已经够苦的啦。”

“打了八年仗，老百姓受苦受难，可是最苦的还是我们瞎子，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饿得皮包骨头，没得法子才去替人家算命。现在连瞎子算命也要捐税，这不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送吗？”

“所以我们要齐起心来，评理去，请愿去，抗议去，不是我们瞎子瞎闹，而是他们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瞎收税。”

洪文元挥着拳头，越讲越激动，越讲声音越洪亮，整个闹哄哄的茶楼竟然也鸦雀无声。许多茶客被洪的演讲感染得流出了同情之泪。瞎子们枯湿的眼圈内也涌出了涓涓泪水。坐在账台上的王老板从头听到尾，出于同情和支持，他踱步来到瞎子中间拱拳而说：“先生刚才的肺腑之言实使鄙人敬佩，兄弟无可奉献，今天众位茶钱由本店请客，略表同情之心。望各位大驾今后多多光临。”

小店。”

茶客的怜悯，老板的同情，给了瞎子们莫大的安慰和力量。坐在靠墙那桌上自称“一线天”的钱瞎子，因为他眼睛不是全瞎，还能看到一线光，所以自称“一线天”。这位“一线天”，在沪西大自鸣钟一带颇有点名声，他替人算命时很独特，只要被算的人说声命算得不准，他就拍拍屁股走路，分文不取。这一绝招，很得人心，请他去或者上门来算命的还不少呢。此刻，他慢条斯理地脱下瓜皮子帽，推开身前的茶杯，站起来朝着洪文元说话的方向，像在替人家算命似的一板一眼地说：“宋江梁山当大王，靠的是一百零八将，要去老虎头上拍苍蝇，光靠我们几个太单薄了，最好是联络联络其它帮的同行一起干，要闹就闹闹大，到市中心新成巡捕房去闹，水里鱼多掀大浪，岸上人多有力量。”

在座的瞎子都说：“对对对，好主意，好主意。”还纷纷推举洪文元、陈招娣、一线天去联络各帮瞎子。

三天以后，也就是五月初三这一天，扬帮的瞎子从顺园茶馆出发，宁帮瞎子从南京路一乐天茶楼出发，徽帮瞎子从沪东茭白园出发……涌向新成巡捕房。

抗捐胜利会师大加利

静坐在捕房门前的瞎子总共只有三百来人，围观者倒有几千。警察们围着瞎子团团转，忙得满头大汗，也不知道谁是为首的瞎子，要抓也无法抓，就是抓走了几个，瞎子又看不见，还不是照样闹。最后警察们干脆死人不管，一个个溜之大吉，任凭瞎子们静坐抗议，征不征税与己无关。

瞎子抗税的消息传开以后，上海的《字林西报》、老《申报》、《大美晚报》，还有许多家野鸡野鸭报的记者纷纷赶到现场采访。瞎子们也不知道记者是什么东西，是好吃的还是好用的，既然有人来问，便把瞎子的苦衷向记者们诉说，说当局千税万税不该向瞎子征税。第二天，各报都在社会新闻专栏里发表消息和评论文

章，进步报纸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正义感，为瞎子抗税说了几句公道话，可惜瞎子看不见，还得靠明眼人读给他们听。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中午十二点，瞎子们仍然一个不走，有的饿了，有的累了。亏得定兴路上的老广东云吞店，长沙路上的鸡鸭血汤摊以及其它摊贩的支援，给瞎子们免费送来了麻油散子脆麻花，鸡鸭血汤葱油饼，咖喱云吞和羌饼。瞎子们充饥以后神气更足，一个个摆开要冲进捕房的架势，还叽叽喳喳地叫着巡捕房头儿的名字，要喊出来评理，为什么要收迷信税？别看捕房头儿平时耀武扬威，鱼肉百姓，见到瞎子闹事也惧怕三分，怕什么呢？第一，瞎子不怕抓，不怕坐牢，坐牢有饭吃。第二，瞎子摔坏了公物要明眼人负责。第三，瞎子无正当职业，对香烛、冥器征税，油水不大。最后无可奈何地对瞎子作了让步。说瞎子是残疾人可以暂且免税。

瞎子们抗税取得胜利，个个眉开眼笑。五月端午那天，会师在泥城桥大加利酒楼（今黄浦区饮食公司烹调学校）庆贺旗开得胜，还叫来了大新公司的几只“玻璃杯”唱歌助兴。我和搀瞎子的小赤佬们同坐一桌，好菜好酒倒也乐惠了一番。

迷信税虽然取消了，上海滩上算命卜卦的瞎子也都松了口气。可是算命是迷信的宣传像春天里的雾一样，弥漫在城市上空。抗税以后各帮瞎子生意清淡，算命的人寥寥无几，申江文元命相馆也无人上门，连门槛缝里也长出了青草。没有人来算命，断了财源，洪瞎子坐在椅上长吁短叹。听见脚步声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以为生意来了。可每次都不是来算命的，而是二房东来讨房租的。有时二房东一天来催讨好几次，洪瞎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从早到晚像跑马似地在屋内围着课命桌转圈。转啊转啊转出一个办法来了，他叫我请来了隔壁教书的李先生。李先生照洪瞎子的意思写了一张红纸贴在门口，那红纸上写着：“本馆近来馆务繁忙，前来算命的人应接不暇，本先生精力有限，凡要算命的请在一、三、五挂号（学起医生的派头来了）二、四、六算命，敬请谅

解。”我看了红纸笑痛肚皮，这是打肿面孔充胖子。

所谓一、三、五挂号，实际上只留下了瞎子娘在家看门，洪瞎子自己要我搀着他走街串巷去算命。这个主意真不错。

走街串巷有黄金地带

走街串巷的生意很不错，只要第一个人的命算准了，前楼阿嫂、后楼阿嫂、亭子间好婆都会要瞎子算一算的。尤其是房客众多的石库门里，常常是当天算不完，第二天再去算。被瞎子算准的人家，高兴时还请瞎子吃点心，吃不完还带回家孝敬老娘。几个月来洪文元赚了不少钱，付清了房租，还清了债。洪瞎子尝到了走街串巷的甜头以后，劲道比杠棒还粗，不仅白天出门，连晚上也出门“加班加点”，常常是深更半夜回家。正好这一带没有别的瞎子来，生意全被洪瞎子吞了。可是苦了我这个搀瞎子的，半年多来我已磨穿了三双鞋底，他倒买好了许多金首饰谷五钱重的元宝戒戴得指头都弯不转。我想我心里很气，我想你生意兴隆，全靠我搀，没有我搀到住宅区，那有这样的好生意？可一点好处也不给我，却把点心孝敬娘。为什么不孝敬孝敬我呢？除了给我几元少得可怜工钱以外，其它一无所有。

有一天洪瞎子“叮笃——叮笃——叮叮笃”铁板敲得震天响，可就是没有人叫他算命，他感到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是我故意把他搀过新闻桥，来到闸北太阳庙。那儿是人烟稀少的郊区，处处是一片农田，根本没有人家，有谁会来叫他算命？对我来说在这田埂上走走，既能透透空气，又能消消心里的闷气，怪舒坦的。年轻力壮的洪瞎子是聪敏人，他感到这其中必有蹊跷，抓住我肩问：“这路面怎么软绵绵的？不像是马路和弄堂？”

“这里在修路，鹅卵石都掘掉了，所以就软绵绵的。”我回过头来，事先编好的话脱口而出。

“怎么没有听到电车咣咣声？汽车喇叭声？”他接着问。

“电车汽车工人也同你们抗税一样，今天大罢工。”我又胡编

了一遭。

洪瞎子并不相信我的话，但又不敢对我发脾气，离开我他寸步难行。在回来的路上他说饿了，要我搀他到饭馆吃饭。我想反正不要我会钞，若是吃不起，也叫他出出丑，便特意把他搀进上海有名的大饭店——四马路上的大鸿运酒楼。跑堂的见是瞎子，随便报了虾仁炒蛋，清嫩鸡腿，青鱼甩水，冰糖甲鱼，洪瞎子听人说：“都要，都要。”我一听，吓了一跳，这些菜不仅价格贵，而且两人也吃不下，我就对他说少来几只菜。洪瞎子翻了翻白眼说：“今天先生请你，这些天来你辛苦了。”被他这么一说，我倒内疚起来，不该搀他去荒郊。再一想，不搀他去荒郊，他也不会请我客。当菜端上桌时，我老实不客气，只管自己吃。当然也象征性地挟点给洪瞎子尝尝，但大部分好吃的全由我独吞了。离开大鸿运，我心中的气消了，洪瞎子的目的也达到了，彼此间的配合又前进了一步。

转眼间已近一九四七年的春节了。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新春佳节里人们都想讨个吉利，算算今年运气如何？流年如何？吉凶如何？对瞎子来说春节前后是赚大钱的好日子。凡是算命瞎子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正月金瞎子，二月银瞎子，三月铜瞎子，四月铁瞎子，五月六月饿瞎子。”这正月对瞎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洪瞎子馆里根本无人前来挂号。他索性连二、四、六也外出算命。自那次请客以后，我再也不搀他到荒无人烟的郊区去上当，而专门拣居民众多的大街小巷走。每天搀他经过新闸路上的鸿庆里、鸿福里、鸿善里、鸿兴里、鸿祥里，又从长长的酱油弄穿出，再由爱文义路朝东走折入白克路（今凤阳路）上的咸德里，然后越过虞洽卿路，经天津路到老闸区上的无锡弄，再经红庙回家。这一地段人口众多，居民大多数是劳苦大众。又有许多家长三堂子、向导社、女子按摩院，赌场也开设在这里。我知道阔佬、大亨、达贵官人是从来不想算命的。越是贫困的、压在底层的小市

民，盼望时来运转，都想算一算命。有些妓女想算一算能否有一天碰到好人，帮她跳出这出卖肉体的火坑？穷人们也把希望寄托在瞎子口中，常要瞎子算一算自己的命运。这一地段算命的人特别多，可以说这是属于瞎子的“黄金地带”。

除夕，吃过年夜饭，守岁到凌晨三点，我就撵他出门了。这大年初一，人们图个吉利，请算命的人是不少的。今天洪文元穿着干干净净，兴高采烈地敲响叮咛叮咛的铁板，一捶捶一声声在夜深人静的小巷深处同爆竹声一起回荡着。

一块地盘 两瞎相争

我们刚刚走进白克路的咸德里，在我们身后约三十公尺处也响起了一阵叮咛叮咛的铁板声，但声音没有洪瞎子敲得清脆悠扬有节奏，而是显得有点沉闷。洪瞎子要我看看是那方土地跟在后边，我回头一看一个约摸四十多岁的瞎子，他头戴花呢铜盆帽，身穿斜纹毕叽长衫，颈项上还挂着一串红色佛珠，比我撵的瞎子要阔气多了。撵他的是一个不满七岁的小女孩，鼻孔下还拖着两条清水鼻涕呢！

“可能是个过路瞎子，他算他的命，你算你的命，管他干啥？”我对他说。

“说的对。”洪瞎子又敲响了铁板，朝前走去。谁知那瞎子死死地咬住我们，我们到哪，他也到哪；你重敲，他也重敲；你轻敲，他也轻敲；你停，他也停。

“算命。”石库门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听见有人叫算命，我忙撵他过去，还没有走近人家，那瞎子一个箭步已进去了。别说洪瞎子生气，连我也气鼓鼓的，这瞎子抢生意！大年初一碰到这样倒霉事，难怪洪瞎子要骂这个瞎子是狗养的。

真是冤家路窄，第二天又碰到他了。他还是老样子叮在我们后面。在一条弄堂里二副铁板一起敲，敲得人们六神不安，还有谁来叫算命？有个女人从花窗里伸出头来对瞎子骂道：“敲，敲，